



少儿京剧联唱。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戴伟

百姓大舞台落幕观众不舍

萌娃京剧联唱“惊艳”众人



本报讯(记者 刘雨涵 实习生 蒋成圆) 历时6个月的百姓大舞台于14日晚圆满落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山东渔鼓古色古韵,少儿京剧联唱“萌”动全场,舞蹈、歌唱、相声、器乐等节目也一应俱全,现场反响热烈。相约每周六晚的百姓大舞台画上圆满句号,观众也纷纷表达了不舍之情。

当晚,百姓大舞台的闭幕式上演了喜迎十九大胜利召开山东省文化馆专场。“你是我的一切我的全部,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万水千山最美中国道路。”一首充满昂扬主旋律的

《不忘初心》由山东省文化馆青年演员徐艳唱响,为现场带来了热烈气氛。一曲别开生面的山东渔鼓《孔子试徒》,又让观众见识了这一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艺术魅力。身为主唱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炳金手握一板,怀抱一鼓,用充满旋律感的唱词将孔子用金子试探弟子颜回的故事娓娓道来,“天赐颜回一锭金,千金难买诚实心”。

据刘炳金介绍,他手上拿的就是这一曲种的基本乐器简板和渔鼓,山东渔鼓起源于唐代,历史悠久,本是一道乐器的渔鼓被民间说书艺人借鉴来而得以形成了一种曲艺门类。“山东渔鼓本来是一人、一板、一鼓,但是在第十届艺术节上我们进行了大胆革新,加入了扬琴、琵琶、二胡、中阮等乐器的伴奏,还分配了人物角色,使得



山东省文化馆老年舞蹈队表演的《荷·和》。

演奏更具有旋律性和故事性。”由此,山东渔鼓拿下了当年的群星奖,并且入围了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由汉学文化国粹传承中心的小朋友带来的少儿京剧联唱掀起了现场的高潮,近40个萌娃轮番上台。一会儿是头戴发冠的小花旦唱《桃花村》,一

会儿是画了白鼻头的丑行唱《报灯名》,一会儿又成了小花脸齐唱《奇袭白虎团》,《红灯记》中的小铁梅,李奶奶活灵活现,《定军山》中的老生们也老成持重。小朋友们把生旦净末丑齐活地展示了一遍,身段有架势,唱腔有韵味,同时又不失童真童趣,引得台下连连叫好。

据团队负责人介绍,这些孩子最小的4岁半,最大的也不过10岁,最长的学习京剧刚刚一年,但是接受能力特别强,而且如痴如醉,“他们大部分都是第一次上这么大的舞台,格外兴奋激动。”

在得知这是百姓大舞台的最后一场演出后,很多观众都表达了不舍之情,张女士称,“百姓大舞台在朋友圈里十分热门,看着感兴趣所以过来看,果然名不虚传。”王先生充满了遗憾,“从节目开始到现在我每周不落都过来,这是最后一期了,以后都不知道周六晚上去干什么了。”张奶奶表示,自己每次都是提前半小时过来等候,而且经常领着孙子过来,“节目带给我很多欢笑,最喜欢看唱京剧的,能够免费看到这么好的节目特别好,对老百姓是福利,这是真正的百姓大舞台。”



一个评书演员,十七八岁的时候,阅历不够,想要说住观众很难,等到一过六十,气力和体力不济了,艺术青春也就宣告结束,好时候就中间那么二三十年。加上近些年行业不景气,从业人员少,久未露面的评书大师刘兰芳近日受邀参加“北戏曲艺教学研讨会”,为建立曲艺学科建言献策。

刘兰芳为曲艺学科建言献策： 评书需要融合时代元素

文艺工作者 要去掉江湖气

73岁的刘兰芳以评书《岳飞传》红遍大江南北。听到如今评书进入高校课堂,并且开设了专业的消息,刘先生直言这是空前的大事:“没有想到这门传统艺术真的能够进入高校,有了属于它的专业代码和人才培养计划,很高兴,很激动。”

刘兰芳说,自己学艺的时候,是典型的师父带徒弟,口传心授式教学,用行话说叫“念买卖”。正是这种方式,让行业中的不少人都沾上了很重的江湖气。

曲艺界管行话叫“春点”,自古就有“宁舍一锭金,不舍一句春”的说法,可见旧时曲艺圈中的“行业保护”到了何种程

度。如果您不是行里人,面对面听到两位圈里人对行话的时候,就跟听外语一样:“下了几道杆?”“今嗨置了。”这两句看似不通的话其实就是茶馆掌柜的在和说书先生盘账:“今天挣多少钱?”“今天挣得特别多。”

“很多孩子和年轻人没学几天就开始模仿老先生,学‘春点’,和当今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刘兰芳说,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是否需要学习旧的“行话”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评书想要进入庙堂,就必须去除江湖气,从娃娃抓起:“学一身老艺术家的毛病,年纪不大就是个小老艺人范儿,这对于行业发展有害无益,评书专业恰恰能够让孩子们从起步开始接受正规的、高校式的教学,这样出来以后气质和神态都是干净的。”

年轻人学艺 要循序渐进

在北京评书的4位非遗传承人中,1944年出生的刘兰芳是最小的,看着身边的年轻人,刘兰芳感叹道:“我们这一批人的艺术生涯所剩无几,传承下一代需要各派的青年演员都参与进来,大家加强合作。你们要搞好团结,打破门户观念。让孩子们有更多的选择,将来喜欢哪派,自身条件更加适合哪派再寻找名师深造。”

近些年来,我们在各大晚会和展演上看到的评书则多为一些节选和单段,像《斩颜良》《智渡周瑜》《长坂坡》等。在短短的20分钟内,跌宕的情节和生动的表演不时引发观众热烈的掌声,效果颇佳。

然而,在刘兰芳看来,光会说单段远远不够,想要传承评书,乃至未来在这个行业有所建树,必须要能说长篇评书。

如何学说长篇评书?刘兰芳给出的答案是循序渐进:“先从小段学起,慢慢由易到难。”早年间,说书艺人说一部书的时间基本上不超过两个月,“可以请一些成熟的演员来学校说一两个月,说一部完整的书,学生们观摩,研究,然后再换人,一轮一轮来。”刘兰芳说。

从江湖到庙堂,从撂地到高校,评书这门千百年的艺术形式正在焕发着蓬勃的生机。艺术的传承离不开时代的发展和从业者的创新,正如刘兰芳所说,练好手眼身法步,融合时代元素,这门语言艺术才能真正说到老百姓的心坎儿里。

(崔红)